

第一章 黎塞留的幽灵

在我们并不陌生的红衣主教府的一个房间里，一张四角镶银镀金的桌子上放满文件和书籍，旁边坐着一个双手托腮的人。

他身后有一座大壁炉，炉火红彤彤的，燃烧的劈柴不时塌落在金色的宽柴架上。这炉火映照着这位衣着华丽的沉思者的后背，一个枝形大烛台的烛光照亮他的前身。

从这件红色的主教袍和绚丽的花边，从那在沉思中低垂的苍白前额，从这间幽寂的办公室和几间冷清的候见室以及楼梯口卫兵们均匀的脚步声，人们会以为，黎塞留红衣主教的身影依然在他的办公室里。

唉！这的确仅仅是那位大人物的影子而已。法国衰弱了，王权遭到蔑视，贵族们恢复了实力而蠢蠢欲动，敌人越过了边界卷土重来，一切都说明黎塞留已经不在在了。

但是，眼前这件主教红袍根本不是前主教那件红袍，比这一切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这种孤单，这种正如我们所说更像幽灵而不像活人的孤单；是那些空荡荡见不到一个朝臣的走廊；是那些布满卫兵的庭院；是透过玻璃窗从街上传来嬉笑怒骂的情绪高涨的民众，震动这个房间的全城联合一致反对首相的气氛；是那远处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幸好这枪声是盲目乱放的，没有造成伤亡，只是要王宫周围的卫兵、御前卫士、火枪手和士兵明白，老百姓手里也有武器。这里所说的王宫，就是从前的主教府改称的^①。

这黎塞留的幽灵就是马萨林。

① 黎塞留于1633年建成红衣主教府，后赠送给国王，改称王宫。

而马萨林孤家寡人，感到虚弱。

“什么外国佬，意大利人！”他自言自语道，“这就是他们的信口雌黄，而这两个字眼一说出口，他们就杀害、吊死、干掉了孔奇尼^①。如果我听任摆布，他们也会把我杀害、吊死、干掉。尽管我从来没有加害过他们，只不过榨了他们一点钱。这些白痴！他们就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敌人，根本不是我这个法语讲得不好的意大利人，而是那些用纯粹地道的巴黎口音，善于对他们花言巧语的家伙。”

“好啊，好啊。”首相继续自言自语着，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只不过这一回这微笑衬托着煞白的嘴唇显得有些古怪，“好啊，你们的流言蜚语让我听明白了，宠臣们的命运是不稳靠的。不过，你们既然知道这一点，就应该也知道，我可不是普通的宠臣！埃克斯伯爵有一个镶满钻石的美丽戒指，是他的女王情妇送给他的。我呢，只有一枚普通的指环，上面刻了一个数字和一个日期^②。可是我这枚指环是在王宫小教堂里开过光的，所以他们休想整垮我。他们不停地喊‘打倒马萨林！’，我却让他们不自觉地时而喊‘博福尔先生^③万岁！’，时而喊‘大亲王^④万岁！’，时而又喊‘最高法院万岁！’。而现在博福尔先生关在万森城堡^⑤，大亲王早晚也会去和他一起待在那里，至于最高法院……”

说到这里，他嘴边的微笑透露出仇恨，与他那张温和的脸显得不相称。

“哼！最高法院吗……我们怎么处理它，走着瞧吧。我们有奥尔良和蒙塔吉呢。啊！这件事我会慢慢来的。那些已经开始喊打倒马

① 孔奇尼即昂克尔元帅，玛丽·美第奇的意大利宠臣，1617年被路易十三处死，尸体交给群众撕成碎块。有散发的小册子威胁要以同样方式处死马萨林。——原注

② 这是马萨林与奥地利安娜的结婚指环，上面刻的是他们结婚的日期。

③ 博福尔（1616—1669），法国亲王，投石党运动领导人，因反对马萨林于1643年入狱，后逃脱。

④ 大亲王即孔代亲王（1621—1686），当时最了不起的军事统帅之一。

⑤ 万森城堡当时是监狱，位于巴黎东南部。

萨林的人，最后会喊打倒所有这些人的，一个也不会放过。黎塞留在世的时候，他们憎恨他；他死了之后，他们还总是议论他。其实黎塞留还不如我呢，他好几次遭到驱逐，更经常提心吊胆怕被驱逐。我吗，王太后是不会驱逐我的。如果不得不向民众让步，王太后肯定会和我一块让步；如果我逃走，她也会一块逃。我们倒要看一看，没有了王太后和国王，那些反贼怎么办。啊！要是我不是外国人而是法国人，要是我是贵族，那就好了！”

接着他又陷入了沉思。

处境的确困难，而刚刚过去的一天又使之更复杂化了。马萨林受利欲熏心的贪婪驱使，用苛捐杂税压榨老百姓，正如塔隆代理检察长所说，把老百姓榨得只剩下灵魂了。而灵魂是无法拿去拍卖啦，人们便企图用正在取得胜利的谣传来让老百姓忍耐。老百姓认为胜利并不是可以填饱肚子的肉，他们早就开始抱怨了。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只有老百姓抱怨倒也不打紧，中间还隔着有产阶级和贵族呢，王宫里反正听不见。可是，马萨林竟然冒失地拿法官们开刀！他卖了十二份法院审查官资格证书。原有的审查官都是为自己的职位付过很多钱的，现在新增加十二个同事，不是使他们的职位贬值了吗？原有的审查官们便在一起开会，手放在《福音书》上发誓，坚决不同意增员，坚决抵制宫廷的种种迫害，相互约定如果在这次反抗中有人丢了职位，大家便凑钱补偿他所付出的代价。

而下面就是两方面已采取的行动：

一月二十七日，巴黎有七八百名商贩集会，抗议正准备征收的一项新的房地产税。他们派出十名代表，去与一贯深得民心的奥尔良公爵谈这件事。奥尔良公爵接见了他们。他们明确告诉公爵，他们已决定不缴纳这项新税，甚至会不惜拿起武器对付国王派来征税的人。奥尔良公爵非常和善地倾听了他们的申诉，使他们觉得还有回旋余地，并答应向王太后禀报，在叫人送客时对他们说了一句亲王们惯常说的话：“看情况吧。”

另一方面，一月九日法院审查官们来找红衣主教。其中一个代表大家发言，所说的话坚决而又大胆，令红衣主教大为吃惊，所以他在打发他们走的时候，也像奥尔良公爵一样说“看情况吧”。

于是，为了“看情况”，召开了内阁会议，把财政大臣埃梅里也找了来。

埃梅里这个人，老百姓恨之人骨。这首先因为他是财政大臣，凡是财政大臣总是招人恨的；其次嘛，他的确也有些该招人恨的地方。

他是里昂一位银行家之子，那位银行家本姓巴蒂契里，在破产之后改姓为埃梅里。黎塞留红衣主教看出他是理财高手，便把这位埃梅里推荐给国王路易十三，还美言了一番，想让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

“好极了！”国王答道，“这个职位需要一个正派人来担当，我很高兴你推荐埃梅里先生。原来听说你要保举巴蒂契里那个坏蛋，我还担心你非要我接受不可哩。”

“陛下！”红衣主教回答，“请放心，陛下所说的那个巴蒂契里已给绞死啦。”

“噢，再好不过啦！”国王大声说，“人们称我为公正的路易，可谓言之有据啊。”

他签署了埃梅里的任命书。

就是这个埃梅里当上了财政大臣。

首相派了人去找他，他立即跑了来，脸色苍白，惊恐万状，说他儿子当天在王宫广场差点儿给人杀了：群众遇到了他，谴责他的妻子生活奢侈，整套住宅全用红色天鹅绒做墙衣，还带金色穗饰。她是尼古拉·勒加缪之女。勒加缪一六一七年任秘书郎，初到巴黎时身家只有二十利弗尔^①；现在呢，他刚把九百万分给几个儿女，自己还留了四万利弗尔年金。

埃梅里的儿子差点儿被掐死。一个暴民出主意使劲掐他，直到他

① 利弗尔：法国古货币单位，约合1法郎。

把侵吞的金子全部吐出来。这天的内阁会议没做任何决定，财政大臣满脑子全是儿子这件事，哪里还能考虑别的问题。

第二天，最高法院首席院长马修·莫莱也受到了攻击。照雷兹红衣主教的说法，马修·莫莱的勇敢，可以与博福尔公爵和孔代亲王相媲美，而公爵和亲王被公认为是法国最勇敢的两个人。老百姓把自己所受的苦难归罪于他，威胁要找他算账。但首席院长既不激动，也不惊慌，而保持着惯常的冷静，回答说捣乱分子如果违抗国王的旨意，他就要在各处广场上竖起绞刑架，把首恶分子当即绞死。老百姓回答说，竖起绞刑架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正好可以用来绞死那些坏法官。他们为了获得朝廷的恩宠，不惜让老百姓受苦受难。

事情还不止于此。十一日，王太后去圣母院做弥撒，这是她每周六的例行公事。当时有两百多个妇女跟在后面，叫叫嚷嚷向太后讨公道。这些妇女其实并无任何恶意，只想走到太后面前，跪下求得她的怜悯。可是卫兵们阻止她们靠近，而太后趾高气扬地走了过去，对她们的诉求充耳不闻。

下午重新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决定要维护国王的权威，为此将于第二天即十二日举行最高法院会议。

这一天，即本书所讲的故事开始的那个晚上的白天，年仅十岁、刚刚出过天花的国王要去圣母院，感谢圣母保佑他身体康复，为此在王宫四周、沿河堤岸和新桥一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布置了卫兵、御前侍卫和火枪手。做过弥撒之后，他来到最高法院，坐在临时设置的宝座上主持了会议，不仅宣布维持已颁布的几条敕令，还颁布了五六条新敕令。据雷兹红衣主教的说法，所有这些敕令统统都是自挖墙脚的。因此，大家看到，最高法院首席院长前几天还是拥护王室的，这时却变得胆大包天了，对用这种方式把国王带到最高法院来发动突然袭击、破坏投票自由表示抗议。

不过，反对那项新税最激烈的，主要是布朗梅斯尼尔院长和布鲁塞尔参事。

颁布完敕令之后，国王就回宫去了。在他经过的路上聚集了许多

民众。大家都知道国王是从最高法院回来，但不知道他去最高法院是为老百姓主持公道，还是为了进一步压迫老百姓。所以国王所经之处，没有听到一声祝贺他康复的欢呼。相反，老百姓个个都是一副郁闷不安的样子，有些人甚至横眉怒目。

尽管国王已经返回宫里，军队还是待在原地未动，因为当局担心老百姓一旦知道最高法院会议的结果，可能发生骚乱。果然，当国王非但不减税反而增税的消息在街上一传播开，人们就纷纷聚集成群，“打倒马萨林！”“布鲁塞尔万岁！”“布朗梅斯尼尔万岁！”的口号震天响。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布鲁塞尔和布朗梅斯尼尔是帮他们说话的。虽然他们在舌战中输了，但老百姓还是感谢他们。

当局试图驱散人群，禁止人们喊口号，但这种情况下必然适得其反：人越聚越多，口号越喊越响。禁卫军和御前侍卫得到命令，不仅要顶住，还要去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巡逻，因为那里似乎人聚得更多，也更加群情激奋。就在这时，巴黎市长来到宫外求见。

他立刻受到接见。他进谏道，如不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两个钟头后整个巴黎将揭竿而起。

大家正讨论该怎么办的时候，禁卫军副队长科曼热回来了，身上的制服被撕破，满脸血迹。王太后一见他进来，惊叫了一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正如巴黎市长所预言的，老百姓一见到禁卫军，立刻群情激昂。他们抢占了钟楼，敲响警钟。科曼热毫不退缩，抓住一个像首要分子的闹事者，命令将他拉到特拉尔广场十字架吊死，以杀一儆百。士兵们执行命令，将这个人拖去行刑。可是，走到中央菜市场附近，他们受到石块和长戟的攻击，人犯趁机逃跑了，逃到伦巴第街，钻进了一座房子。士兵们马上撞开门追进去。

这种强力行为没有效果，人犯根本没找到。科曼热在那条街布置了一个岗哨，就带领其他人跑回王宫向王太后禀报情况。一路上，老百姓冲着他喊叫和威胁，数名士兵被长矛和戟刺伤，他本人被一块石头砸裂了眉骨。

科曼热的报告证实了巴黎市长的判断，当局没有能力对付一场严重叛乱。红衣主教在老百姓中间散播说，军队布置在沿河堤岸和新桥一带，只是充当仪仗队，马上就会撤走。果然，下午四点钟光景，队伍全部集中到了王宫附近，只在土官门、盲人收容院还有圣罗克岗各设了一个岗哨。王宫里各个庭院和各楼底层，全都是御前侍卫和火枪手。大家等待着。

这就是在我们把读者诸君引进马萨林红衣主教的办公室，即过去黎塞留主教的办公室时，外面的整个形势。我们已经看到，当民众的怨声传到他的耳朵里，外面的枪声在他的办公室回荡时，马萨林是一种怎样的思想状态。

他蓦地抬起头，像一个拿定了主意的人，略皱了皱眉头，两眼盯住一座快走到十点的大挂钟，伸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只镀金的银哨子，吹了两声。

隐藏在壁毯后面的门无声无息地开了，一个穿黑制服的侍从悄悄地进来，在安乐椅后面站定。

“贝尔奴恩，”红衣主教头也没回这样叫道，因为他知道进来的人必然是他两声哨子叫来的贴身侍从，“在宫里当班的是哪部分火枪手？”

“是黑火枪手，大人。”

“哪个队的？”

“特雷维尔队的。”

“候见厅里有这个队的军官吗？”

“有达达尼安副队长。”

“我想是个好样的吧？”

“是的，大人。”

“拿一套火枪手制服来帮我穿上。”

贴身侍从像进来时一样悄悄地出去了，不一会儿捧回来一套红衣主教所需要的制服。

于是，红衣主教一声不响、若有所思地开始脱下他出席最高法院会议所穿的礼服，换上军服。他因为曾经在意大利打过仗，穿上军服

倒显出了几分潇洒。完全穿好之后，他吩咐道：

“去把达达尼安先生给我找来。”

这回贴身侍从是从中间的门出去的，不过依然那样悄没声息，像个幽灵。

剩下一个人之后，红衣主教不无得意地对着镜子照了一回：他还年轻哩，才刚刚满四十六岁，身材挺脱，虽然比一般人稍矮了点，一张脸红润而又英俊，目光燃烧着热情，鼻子挺大但长得匀称，宽阔的前额显示出威严，栗色的头发略略卷曲，比头发黑的胡子用铁夹子卷烫得总是翘翘的，显示出几分优雅。他套上肩带，怡然自得地看了看自己一双精心保养得很好看的手，扔下已经拿起、与军服配套的粗鹿皮手套，戴上一副普通的丝质手套。

这时门开了。

“达达尼安先生到！”侍从报告。

一名军官走进来。

这个人三十九四十岁光景，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精瘦，目光有神而机警，胡子黝黑，头发苍白：一个人生活得太好或太糟，尤其有着棕色皮肤时，头发往往容易花白。

达达尼安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认出了这个房间，因为在黎塞留红衣主教执政时期他曾进来过一回。他看到房间里除了一名他队里的火枪手就没有其他人。他又朝那个火枪手打量一眼，马上认出那是穿着火枪手制服的红衣主教。

他恭敬而得体地站在那里，这正是他这种地位、经常有机会与王公贵族打交道的人应有的态度。

红衣主教用精明胜于深邃的目光看着他，认真打量片刻，才打破沉默说：

“你就是达达尼安先生？”

“正是在下，大人。”军官答道。

红衣主教又打量一会儿那个如此聪明的脑袋，那张由于岁月和历练而将极丰富的表情藏而不露的脸。达达尼安经受住了这种审视，他

这种人以往所经受的审视的目光，比眼前这种要锐利得多呢。

“先生，”红衣主教说，“你得跟我出去走走，或者毋宁说，我得跟你出去走走。”

“悉听吩咐，大人。”达达尼安答道。

“我想亲自巡查一下王宫周围的岗哨，你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吗？”

“危险？大人，什么危险？”达达尼安惊讶地问道。

“据说老百姓全都反了。”

“国王的火枪手的制服是很令人敬畏的，大人。我哪怕只有四个人，就足以把一百个那些乡巴佬打得抱头鼠窜。”

“科曼热的遭遇你看到了吧？”

“科曼热先生是禁卫军的人，不是火枪手的人。”达达尼安答道。

“这就是说，”红衣主教微笑着说，“火枪手是比禁卫军更优秀的战士？”

“每个人都珍爱自己的制服啊，大人。”

“除了我，先生。”马萨林笑着说道，“你看，我脱下了自己的制服，换上了你们的制服。”

“哟！先生，”达达尼安说道，“你这是谦虚。我嘛，老实说，如能得到阁下的制服，我就心满意足啦，即使需要也保证不想穿别的制服了。”

“说得对。不过今天晚上出去，穿我的制服也许不太安全。贝尔奴恩，把我的毡帽拿来。”

贴身侍从捧了一顶宽檐军帽进来。红衣主教接过来戴上，颇显示出骑士派头，然后转身对达达尼安说：

“你马厩里有套好鞍子的马，不是吗？”

“是的，大人。”

“好！我们走吧。”

“大人需要多少人？”

“你刚才说你只要四个人就可以把一百个乡巴佬赶得抱头鼠窜。我们可能会遇上两百个乡巴佬，你就带上八个人吧。”

“随时听候大人调遣。”

“我跟你走。”红衣主教说，“不，还是往这边走吧。贝尔奴恩，给我们照个亮。”

侍从端起一支蜡烛。红衣主教从办公桌上拿了一把镀金的小钥匙，打开一扇通向暗梯的门。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王宫的大院里。

第二章 夜间巡查

十分钟后，这一小队人马便出了好孩子街。这条街位于黎塞留所建的剧院后面。当初黎塞留建这个剧院是为了演出他写的悲剧《米拉姆》，而如今马萨林喜爱音乐胜过文学，前不久让传入法国的几出意大利歌剧在这里上演。

城里的状况显示出一场严重骚乱的一切特点。大群大群的人在街上奔走。尽管火枪手达达尼安令人敬畏，可是街上的人还是停下来，带着嘲笑、挑衅的神态看着这些军人经过。这说明市民们暂时抛弃了他们平常的温和态度，而采取了比较好斗的态度。从中央菜市场那边不时传来阵阵鼎沸的人声，圣德尼街一带有枪声。有时，会蓦地响起莫名其妙的钟声，这显然是老百姓恣意妄为。

达达尼安若无其事地走他的路，像他这种人，这类不足挂齿的事对他不会有丝毫影响。遇到街中间有一群人，他根本懒得吆喝，催动坐骑照旧往前走。那些人不论是不是造反分子，都知道他们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便往两边闪开，让巡逻队通过。红衣主教羡慕这种镇静，认为这是常常与危险打交道而养成的习惯。但这位临时听命于他的军官同样值得敬重的，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加上行事谨慎。

当他们走近士官路障哨所时，只听见哨兵喝问：“口令？”达达尼安事先问过红衣主教，知道通行口令，便向前应声答道：“路易和罗克鲁瓦。”

交换过口令之后，达达尼安问这个哨所是不是科曼热先生指挥的。

哨兵指指一位军官。那军官站在那里与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说话，手搭在对方的马的脖子上。这正是达达尼安要打听的人。

“科曼热先生在这里。”达达尼安回到红衣主教身边说道。

红衣主教催马朝那两个人走去，达达尼安知趣地往后退几步。不过从那个站着的军官和骑马的军官脱帽的方式，他看出他们已经认出了红衣主教。

“好样的，吉托，”红衣主教对骑在马上军官说，“尽管你六十四岁了，我看你还像从前一样灵活敏捷、忠于职守。你正跟这个年轻人说什么呢？”

“大人，”吉托答道，“我们正经历一个非常时期，今天这一天非常像神圣联盟^①时期的一天。这个联盟我在青年时代常常听人谈起过。你要知道在圣德尼和圣马丁街完全有可能筑起街垒啦。”

“那么科曼热是怎样回答你的呢，我亲爱的吉托？”

“大人，”科曼热说道，“我回答说，他们要建立一个联盟，我看只缺一种东西，就是一位吉斯公爵。再说，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的。”

“是不会，”吉托说道，“可是他们会成立一个投石党，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

“投石党，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他们给自己的党取的名字，大人。”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大概是几天前，巴肖蒙参事在宫里说过，所有闹事的家伙都像在巴黎的壕沟里玩投石器的小学生。警察一来，他们立刻作鸟兽散，警察一走他们又马上聚到一起。于是，他们像布鲁塞尔的乞丐一样扑上来，把这个名字捡了过去，自称为投石党。今天和明天，一切都归投石党啦，包括面包、帽子、手套、袖套、扇子等等。喂，请听。”

这时果然只见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窗口唱道：

刮起了投石党的风，

就在今天早晨。

^① 神圣联盟为16世纪法国的天主教联盟。最初由吉斯公爵于1576年成立，目的是反对国王亨利三世对新教胡格诺派让步。

它怒号着，

刮向马萨林。

刮起了投石党的风，

就在今天早晨！

“可恶的家伙！”吉托低声骂道。

“大人，”科曼热受了伤，憋了一肚子气，正想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所以说，“你要不要我让那家伙吃颗子弹，教训教训他以后别这么瞎唱了？”

说着，他便将手伸向他叔父的马鞭侧面的手枪皮套。

“不要！不要！”马萨林喊道，“见鬼！亲爱的朋友，你这样会把事情全搞糟的。相反，现在事情进展得挺好。我了解你们法国人，就像他们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是造出来的一样。他们现在唱歌，以后是要付钱的。在吉托刚才提到的神圣联盟期间，人们只唱弥撒，所以一切都弄糟了。走，吉托，走。咱们去看看盲人收容院是否也和士官路障这边一样岗哨盘查严格。”

红衣主教向科曼热挥挥手，回到达达尼安身边。达达尼安重新走到小队的前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吉托和红衣主教，其他人随后。

“他的话是对的，”科曼热目送着红衣主教离去，一边自言自语，“我忘了，只要有人付钱就行。他要的就是这个，他这个人。”

小队又进了圣诺雷街，遇到的人群都闪开给他们让路。人群所谈论的全是当天颁布的敕令。他们埋怨年幼的国王懵里懵懂地毁了老百姓。他们把所有过错全归到马萨林头上，议论着要去找奥尔良公爵和大亲王，众口一词称赞布朗梅斯尼尔和布鲁塞尔。

达达尼安毫无顾忌地从人群中间穿过来，仿佛他本人和他的马都是铜铸铁打的。马萨林和吉托低声交谈着。其他火枪手也都认出了红衣主教，全都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

到了圣托马斯－卢浮街，盲人收容院哨所就在这里。吉托叫一个下级军官过来报告情况。

“怎么样？”吉托问道。

“嗯，长官，”军官报告道，“这一带平安无事，只是我想那座公馆里似乎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军官指了指一座豪华公馆，那儿正是后来的轻歌舞剧院所在地。

“那座公馆里，”吉托说，“可是，那是朗布耶公馆^①呀。”

“是不是朗布耶公馆我不知道，”军官说道，“我只知道，我看见许多鬼头鬼脑的人进那里去了。”

“嗯！”吉托哈哈笑了，“那是一些诗人啊！”

“喂，吉托！”马萨林说，“别用这种不恭不敬的口气谈论那些先生好不好！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诗人，写的是类似本塞拉德^②的诗歌呢！”

“你吗？大人？”

“不错，是我。要不要我给你朗诵几首？”

“这我无所谓，大人，反正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不错，可是你听得懂法语，不是吗，我善良勇敢的吉托？”马萨林说着友好地将手搭在吉托的肩上，“用法语给你下达任何命令，你都会执行是不是？”

“当然，大人，就像我做过的一样，只要命令是王太后下达的。”

“哦，是，”马萨林说着咧了咧嘴，“我知道你忠贞不二。”

“我当了二十多年王太后的卫队长。”

“上路，达达尼安先生，”红衣主教说，“这里一切正常。”

达达尼安没有答话，又带着队伍往前走：被动服从是这个老兵的性格。

他朝圣罗克岗走去，第三个哨所就设在那里。途中要经过黎塞留街和维尔多街。这是最偏僻的一个哨所，几乎紧贴着城墙，这一带城

① 朗布耶公馆：为朗布耶侯爵夫人所建，是当时上流社会聚会场所和文学活动中心，对17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② 本塞拉德（1612—1691），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文人，1634年跻身于朗布耶侯爵夫人的文艺沙龙。

区居民很少。

“这个哨所是谁指挥的？”红衣主教问。

“维尔基埃。”吉托回答。

“见鬼！”马萨林说道，“你单独和他谈吧。你知道，自从派了你去逮捕博福尔公爵，他就跟我闹别扭，声称他作为禁卫军长官，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他。”

“这一点我知道，我对他讲过上百次他错了，国王不可能给他下这道命令，因为那时国王才四岁。”

“说得对，不过我可以给他下这道命令啊，吉托，但我宁愿让你去。”

吉托没答话，催马向前，让哨兵认出他是谁之后，就让人去叫维尔基埃。

维尔基埃出了哨所。

“哦！是你，吉托。”他说话的语调透露出习惯性的恶劣心情，“你到这里来搞什么鬼？”

“我是来问你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

“你想会有什么新情况呢？大家都在喊‘国王万岁’和‘打倒马萨林！’，这可不是什么新情况啦，我们习惯于这种喊声已经有些时间了。”

“你做他们的应声虫吗？”吉托笑着问道。

“说实话，有时我真想做呢！我觉得他们很有道理。我宁愿拿出五年饷银，就是说我五年不领饷，让国王再长大五岁。”

“倒也是，国王再长大五岁，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会发生的情况就是，国王一旦成年，他就会自己发布命令啦。服从亨利四世的孙子^①的命令，比服从皮埃特罗·马萨林的儿子^②的命令要愉快一些。为国王而死我心甘情愿；但如果为马萨林丢了性命，就像令侄今天险些送了命那样，无论在天堂里给我安排什么好位置，

① 亨利四世的孙子就是路易十四。

② 皮埃特罗·马萨林的儿子就是前文所提现任首相、红衣主教马萨林。

我也永远得不到安慰。”

“好，好啊，维尔基埃先生，”马萨林说，“放心吧，我会把你的忠诚禀报国王的。”

他随即回头对护卫队说：

“得了，先生们，这里全都平安无事，咱们回去。”

“噢，马萨林也来了！”维尔基埃说，“太好了，我老早就有意把我心里所想的当面告诉他。你给我提供了机会，吉托。也许你并不是用心良苦地为了我吧，我还是得感谢你。”

他说完就转身回哨所去了，嘴里吹着一支投石党的小曲。

归途中，马萨林心里琢磨开了。他刚才先后听到的科曼热、吉托和维尔基埃所说的话，都使他更加明确了这个想法：一旦发生重大事变，除了王太后，没有任何人会支持他，而王太后又常常会抛弃朋友的。因此，这位首相虽然采取了预防措施，还是觉得王太后的支持很不肯定，很不可靠。

在这次夜间巡查的整个过程中，就是说在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里，红衣主教把科曼热、吉托和维尔基埃逐一琢磨了一遍，同时还分析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民众的威胁面前一直镇定自若，无论是听到马萨林开玩笑还是别人拿马萨林开玩笑，他都不动声色。红衣主教觉得这人是一个特殊的人，在类似正发生的，尤其是即将发生的许多事变中，经受过千锤百炼。

其次，红衣主教觉得达达尼安这个名字并非完全是陌生的。虽然他马萨林是在一六三四或一六三五年，即我们以前所讲的一个故事中所发生的事变七八年后才来到法国的，但好像听人提到过这个名字。那是在什么情景之下红衣主教记不大清了，但人家把他说成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勇敢、机智和忠诚的楷模。

这想法萦绕于红衣主教心头，挥之不去，所以他决计毫不迟疑地把情况搞清楚。不过，他希望了解的关于达达尼安的情况，是不能去问达达尼安本人的。从火枪手副队长所说的几句话，红衣主教已经判断出他原籍是加斯科尼。加斯科尼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非常了解，非常

熟悉，所以彼此都不指望对方能主动说点什么。这样想着就到了皇家花园围墙跟前，红衣主教敲了敲一扇小门，那扇小门的位置大约就在如今的富瓦咖啡馆旁边。他向达达尼安说了声谢谢，并请他在王宫院子里等他，然后示意吉托跟随他一块进去。两个人下了马，把缰绳交给开门的仆人，便消失在花园里。

“亲爱的吉托，”红衣主教贴近老卫队长的胳膊说，“你刚才对我说你为王太后效劳差不多二十年了？”

“是的，千真万确。”吉托回答。

“然而，亲爱的吉托，”红衣主教接着说，“我注意到你除了无可争议的勇气和久经考验的忠诚，还有着令人赞叹的记忆力。”

“你注意到这一点吗，大人？”卫队长说，“见鬼！那可算我倒霉了。”

“为何这样讲？”

“作为一个朝臣，最重要的品质无疑就是懂得忘记。”

“可是，你不是朝臣呀，吉托，你是一位勇敢的士兵，是亨利四世时代仅存的几位将领之一。不幸的是，过不了多久就一个也不会剩下啦。”

“哟！大人，你叫我跟你进来，就是为了给我算命吗？”

“不，”马萨林笑着说道，“我叫你跟我进来，是为了问你是否注意过我们的火枪手副队长。”

“达达尼安先生吗？”

“是的。”

“我用不着注意他，我认识他有很长时间了。”

“那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嘛，”这个问题出乎吉托的意料，“他是加斯科尼人。”

“不错，这个我知道。我想问你他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

“特雷维尔先生都非常敬重他，特雷维尔先生你知道，可是王太后最重要的朋友之一。”

“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经受过考验的人。”

“如果你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想我可以肯定地回